



彭安妤 曾慶榕 彭宇凡 同學

客語・短篇小說類・學生組

第二名

得獎作品 迎春

得獎感言

得到這個獎有種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感覺。因為是第一次寫小說，所以我對這部作品沒那麼大的底氣能成功。不過在老師跟同學的不斷鼓勵下，讓我對作品產生了信心，並隱隱覺得會得獎。然後我要感謝我的客語老師，是她鼓勵我們來參加比賽，也給予了很多有關客語的幫助，還有就是我的同學，在我瓶頸期時提供一些靈感給我，讓我得以度過難關。最後感謝主辦方舉辦這場比賽，也謝謝評審們的青睞，謝謝大家。

迎春

從佢知人我開始，逐日聽爺哀冤家泌背，等到有一日，一隻毋敢相信个光景出現在佢面前，正知事情無恁簡單。六歲个細人仔，人講無麼个知人事，毋過，該下佢就感覺著事情當大條了，該日開始就逐夜發狂夢，噉到醒，當驚阿爸摻阿媽會分開。記得係一隻斷烏斷烏个臨暗仔，佢自家行在街路，看著阿爸牽等一隻正學行路个細妹妹，細妹妹另一手牽等婦人家，佢跔下身，用當溫柔个手掙細妹妹个嘴，阿爸笑笑仔摸細妹妹个頭那，輕聲講：「細公主想愛吃冰淇淋，爸爸去買分你！」雖然有十步腳恁遠，佢聽清清楚楚，告知阿爸另外有一隻家庭！還來毋掙回神，就摻阿爸相堵頭，阿爸著下驚，目鏡險跌忒，過一下仔，阿爸扶正目鏡，摻旁邊个婦人家嘍嘍嘍嘍，毋知講麼个，講忒就行兼來，用當冷个表情對佢講：「你仰會在這位？」爸爸用怪佢个口氣，佢有兜仔毋鬆爽。「佢出來掙阿媽買東西」，爸爸聽了，表情有較放冗，續下來對佢講：「今晡日个事毋好摻若姆講，有聽著無？」做麼个做毋得講？該隻阿姨係麼人？該隻細妹妹又係麼人？佢有當多問題想愛問，毋過包尾嘴講出來个嘎係：「爸爸，佢乜想愛食冰淇淋。」回想起來，該日个冰淇淋係無味道還帶兜苦苦个。

坐在教室，沒心情聽先生講課，緊看窗門外背，心情當複雜，放學乜毋知好轉，直直等到阿媽出來尋佢。雖然佢無同阿媽講，有一日，爸爸一轉屋來，阿媽就開始大聲喊，「你恁大个膽！婚都還旨離，就尋好了，蛤！連細人仔都有了，進度當遽嘛！」阿媽緊罵當火大，阿爸冷冷講：「離婚啊。」佢鎖在自家間房肚，聽阿媽又噉又喊：「你心肝頭到底還有這隻屋無？」佢囡在間房肚，聽著外背乒乒乓乓，歸身激激顛緊噉，等到外背恬靜了，開門縫偷看，廳下歸間鬢絞絞，阿媽坐在膨凳，噉到目汁濫汨，佢看著桌頂一張離婚協議書，「你跔阿媽好無？」……回神過來，正知下課了，同學食當晝，一片打嘴鼓，鬧熱煎煎。

先生喊佢去辦公室，一行啊落去，有隻細佬學生仔在該背唐詩背毋得出，佢堵好曉背，就細聲偷偷教佢。「來，這兜將來對你會有幫助！」佢接過來大約翻幾頁，係考大學个資料：「承蒙先生。」行出辦公室，頭犁犁仔看資料，毋堵好摻人相撞，資料跌滿地泥散忒，「啊！毋好意思，毋好意思！佢來掙你！」臥頭一看，係頭先該隻背唐詩背毋得出个細佬學生，「你後來有背出來無？」，「講著這，佢定著愛好好來承蒙你。」佢打開兩隻手想愛掙，佢著一下驚，佢有兜仔敗勢收轉兩隻手，「堵好佢有背過定定。」佢向教室行去，「佢掙你拿嘿！就當做係承蒙你！」

佢就毋客氣摻歸疊資料放佢手頂。「你也想讀這間大學係無？」佢等佢應話，佢接等講，「佢當好用相機記錄生活，所以佢想讀翁相系，這間大學个翁相系當出名。」佢講到目珠金起來，當認真个表情。「佢係徐宇洋，你呢？」佢看佢，佢回答：「祝迎春！」，「恁特別个姓」佢講，「大家都係恁樣講」佢頷頭，「毋過迎春這兩隻字含義當好！」，「仰般講？」罕得有人會繼續討論佢个名仔。「這嘛！下二擺正講！」，「做麼个愛下二擺？這擺講就好啦？」佢無講話，手指等班牌「到哩啲，你二甲哦。」佢有兜仔著驚，佢仰般知佢个班？佢摻資料放佢手頂，笑等講：「下二擺見囉，祝迎春！」佢企等嘴擘擘看等佢緊行緊遠。

「佢轉來了！」跔下身，脫鞋放好，行到食飯桌，阿叔煮好等佢轉來吃飯。阿姆摻阿爸離忒後，過半年帶一隻阿叔轉來，記得當時，阿姆有兜緊張，阿叔乜毋自然，兩儕就恁樣半尷不尬企在該，「阿叔好！」佢出聲打開冷冷个氛圍，「啊！迎春你好，佢係……」阿叔話還旨講忒就分阿姆打斷，「迎春，這係張阿叔，係阿姆个男朋友。」講忒阿姆有兜仔毋好意思頭犁犁，張阿叔輕輕動一下肩頭。阿姆做得再尋著一隻愛佢个人，對佢對佢來講都係一件好事，佢心肝想，毋過，佢無表示意見，直接行入自家个間房，摻門關起來。

阿叔摻阿姆交往一駁仔，阿叔煮个菜當好食，吃飽摻平常共樣，囡在自家个間房肚。有一暗，佢聽著阿姆喊張阿叔先轉去，大門打開又鎖起來，腳步聲向佢間房行來，「迎春，做得開門無？阿姆想摻你講。」佢打門摻阿姆對看，「係想講張阿叔个事無？」阿姆輕輕頷頭繼續講，「係講阿姆摻張阿叔有細寶寶，你做得接受無？」佢笑笑講做得，嘴講做得，毋過，心肝肚當反對，有細公主以前阿爸會帶佢出去寮，後來，想出去寮哦，自家發夢較遽。阿姆係講有另外一隻細寶貝後，係毋係就摻阿爸共樣毋插佢了？

「今晡日在學校仰般？」張阿叔挾菜到佢碗肚，佢頷頭：「無麼个特別。」，兩儕對話，逐日共樣，簡單兩句。阿姆行過來講：「你兩儕逐日恁樣講共樣个話，毋會畏眩哦？」張阿叔个面色有兜仔半尷不尬，佢就頭犁犁食等。阿姆啟隻大氣講，「迎春，有件事想尋你參詳。」佢頷頭請阿姆講下去，「希望你做得掙寶寶安名」，「係講你試著盡有壓力，做得毋使答應。因為這將來係若老弟或係老妹，希望你來安名。」張叔看等佢講，「佢考慮看看哪！」講忒就向間房行，摻門關起來。

歸暗反躁，天旨光，將就先去學校，斯兩三儕定定，「咦？迎春？」生到幼骨盡得人惜个班長先相借問，「迎春你今晡日仰七早八早到啊！」，「嗯，今晡日較早。」佢禮貌回佢。「迎春你無盡好摻別儕講話呢！」班長無等佢回應，在佢頭前坐下去繼續講：「恁樣做毋得啦迎春，

你係母係連佢个名仔乜母知！」佢目金金緊看等佢，「你个名字安到倪靖，係無？」佢有兜仔無信心，記名仔母係佢个強項。班長疑狐看等佢，仰結煞？佢係母係講母著？「哈哈，迎春仰恁緊張！」所以佢無講母著？「你講著囉～賓果。」佢就像會讀心術樣。「母過，母係講出佢个名就做得，韶早開始，佢兜逐日定著愛有最少一句个對話！」佢伸起細手指摻佢打勾勾。

「迎春行囉，下節係體育課。」倪靖過來拉佢，佢心肝肚想，佢名仔个靖雖母係安靜个靜，可能厥爺哀希望佢做得文靜敢？佢个名仔有一隻春天，母過佢總分人感覺像冷天，阿爸阿媽該當時安名仔係麼个想法呢？「喂喂喂！看帥哥看著戇忒啊。」倪靖伸出五隻手指頭，在佢面前攞呀攞，一隻熟事个身影行過來，「祝迎春，又見面了呢！」徐宇洋个聲調有兜仔擲高，「你仰般在這？」佢像正運動轉來樣，汗流脈落，「你母知乜？這節體育課。佢兜兩班共下上。」佢看向倪靖，佢回答「啊！母記得摻你講，這節兩班比賽。」比賽？比麼个？佢乜愛去比？倪靖拉等佢到觀賽區坐，「迎春，你摻徐宇洋當熟係無？」仰會恁樣問？佢同佢正認識無兩日。「母熟。」倪靖有兜仔意外「咦？你兩儕看起來熟事欸。」「係因為佢昨晡日搵手過佢。」倪靖頷頭。

比賽開始，運動場一片嘍嘍喊喊，徐宇洋生來緣投，手腳又伶俐，功課乜母算忒差，佢向佢矚下目，投出一隻三分球，佢試著球落在佢心肝肚，弄起一層水紋。中場休息，班長倪靖當暢，搵佢个肩頭，「春，你有看著無？徐宇洋頭先摻你打眼箭欸！」佢正經係在該看佢？「這就係傳說講个一見鍾情！」倪靖當歡喜一下看佢，一下又看徐宇洋，佢感覺面紅濟炸，正熟事兩日定定仔，仰有可能就……。倪靖在佢耳空脣細聲講，「佢行過來了。」「佢近看更加緣投哩啲！」。「徐……徐宇洋」，「佢頭下打个做得啱」，「佢母曉搞籃球。」佢輕笑講：「該佢另日教你。」倪靖摻其他同學旁脣代理佢回答講：「好。」還緊拍手，別儕食米粉，佢兜在該喊燒。比賽結束，徐宇洋个班贏，班上大體全係徐宇洋个「粉絲」，佢班參加比賽个球員就當母爽，目矚目攞看等自家班个同學，「迎春有戲好看哦！」倪靖係「看鬧熟無嫌事大條」。放學佢坐巴士轉，擇隻窗門位仔，車仔緊行，窗門外背光景就像做電影樣當靚……「喀嚓」，脣頭忽然間傳來翕相聲，佢看過去，徐宇洋手腳無閒直掣在該弄手機仔，「死該，母記得關聲音。」「祝迎春，失禮，你看等窗門外背个樣子當好看，想記錄一下。」佢兩手合十，頭那掣下去。「係講你母肯，佢做得刷忒。」佢拿出手機仔分佢看頭下佢翕个相片。佢翕相技術當好，母單淨佢，連窗門外个天，都翕到當靚，「你翕當好！」佢當認真講。佢笑笑講：「你好就好，母過佢偷翕你，確實母著，失禮。」佢搖頭表示無事。過幾站佢先下車，下車前佢摻佢互相留聯絡方式好傳相片分佢。佢看著手機仔佢个相片，頭那有貼一蕊母知安到麼个花，佢截圖上網查了一下，係安到「茶糜」，一種當靚个花。

「今晡日在學校還係共樣係無？」一轉到屋，張阿叔摻平常共樣先開嘴問，佢想著今晡日倪靖尋佢講話，還有徐宇洋比賽當湛斗。「嗯，共樣。」結局還係無想加講。佢手機仔停動一下，徐宇洋傳相片來，點開來看，係今晡日在巴士翕个，放大看，窗門有徐宇洋个鏡射影，本想摻佢講，最尾斯手機仔回佢一隻「湛」。

「迎春，天時變冷了，加著兜衫。」毋多知冷天到哩啲，堵堵愛出門坐車去學校，張阿叔喊佢「迎春，佢載你去上課」，佢想一下仔正答應，車頂兩儕恬恬，無話講。「迎春，你係惱張阿叔無？」「麼个？」佢因為嚇著佢恁樣問，聲調嘎擲高起來，「啊！你毋使緊張，你無麼个愛同佢講話，專門點頭，係心肝毋鬆爽無？你莫誤會，佢無怨怪你个意思，佢想愛知你个想法。」張阿叔看後視鏡肚个佢，佢搖頭講，「張阿叔，佢無關你，佢毋曉溝通定定」「係恁樣啊，佢知了。」張阿叔收回視線，無再過問佢，當遽就到學校了。

「祝！迎！春！」聽聲，佢胚著係班長，果然係倪靖行過來，這擺佢先講：「恁早」，佢額頭笑笑講：「嗯，當好，你會先相借問哩啲。」講忒佢作勢愛咬佢，佢向脣頭閃，毋堵好撞著旁邊个人，佢有兜仔半尷不尬，「同學毋好意思，你無事齣？」同學跔下身，當痛樣緊哇哇滾，佢乜跔下身，緊張問：「正經敗勢，佢送你去保健室好無？」忽然間哇哇聲嘎頓恬，旨知係徐宇洋，佢臥頭做鬼面，「騙你啦，佢無事。」倪靖摻佢拉起來，「來走哦，無愛摻幼稚鬼共下忒久，會變齣忒！」佢就恁樣分倪靖牽等走，伸徐宇洋一隻人在該位，佢回頭緊看佢，「你摻徐宇洋熟事無？」，這擺輪佢問倪靖，「嗯，細時節佢戴佢隔壁。」佢額頭繼續問：「該佢仰徙走呢？」倪靖回答佢，「這佢就毋知了，奇怪你仰對佢恁有興趣呢？」佢面嘎紅起來，毋敢問下去。

最近毋管係在學校抑係巴士總係看到徐宇洋，「祝迎春，做麼个你成下看起來心事恁多啊？」徐宇洋繼續講，「係講正經有心事，做得摻佢或係倪靖講，毋好囡在心肝頭。」佢神色正經分人想同佢講心事，今晡日倪靖發病仔無來學校，佢看等佢，慢慢開嘴，從做細人仔時講到張阿叔，還有細寶寶安名个事，佢恬恬聽，等佢講煞後，只感覺全身仔氣力都無忒去，癱坐在地泥項，佢行過來將佢扶到長椅上講，「你做得考慮去見你个阿爸。」

轉到屋下，這擺換佢先開嘴，「阿姆，張阿叔，佢有話愛摻你兜講。」佢慢慢啟一隻大氣，摻頭先佢對徐宇洋講个話，全部重講一遍，講到後背，嘎帶等噉腔，「迎春，對毋起，係個个錯，無來關心著你。」阿姆摻張阿叔流目汁，佢乜目珠紅紅，等佢兜噉忒後，佢再度開口：「佢想去看阿爸。」張阿叔摻阿姆兩儕齣忒，「所以阿姆，做得摻佢講阿爸載哪無？」佢知張阿叔在旁脣聽，難免有兜仔怪怪，毋過，佢希望佢兩儕都做得同意，阿姆看向張阿叔見佢額頭，佢啟一隻氣

摻佢講爸戴个位所，佢拿出手機仔，黏時打徐宇洋，「喂」佢當邊接起來，「喂，佢頭下摻張阿叔還有阿姆講了。」「係嘎，佢兜講麼个？」佢像人有兜仔恹樣，毋過還係認真在該聽佢講煞，「你表現當好哦！迎春。」佢擊等手機仔戇忒，因為平時佢都連名帶姓个喊佢，突然摻佢个姓拿忒，有兜仔毋慣勢。電話該頭傳來盡咳个聲，佢有兜仔掛心，「徐宇洋，你還好無？」佢乾笑兩聲「係佢爸在該咳，毋係佢啦。你幾時愛去尋若爸？佢陪你去。」「嗯，承蒙你。」掛忒電話，佢試著有兜仔毋安，阿姆摻張阿叔个事係解決了，毋過，頭下咳个聲明明係徐宇洋个。

「迎春敢有想佢啊！」到了學校倪靖熱情个仆過來，佢回摻佢，「唷！」佢突然間拉開佢倆儕个距離，上下打量佢，開口「迎春你有兜仔怪怪仔。」佢歪頭毋解，倪靖講：「你該當會閃開，毋講話啊！」講忒佢還表演分佢看，看佢古琢个樣仔，佢嘎笑出來。當晝，「邊講，你摻徐宇洋昨晡日係毋係講了麼个，係無，你仰般突然間變恹多！」倪靖手拿等飯筲仔，用箸指等佢，當佢想開嘴時節，徐宇洋出現替佢回班長講：「你無來該斯係若損失，反正這係佢兩儕个秘密！」徐宇洋向佢矚目示意佢毋好多講。倪靖因為看佢摻徐宇洋共國，自家落單，就在講臺上吵吵鬧鬧，惹同學來看鬧熱，該一幕，當希望做得永久停留。

日仔過當邊，一下仔就愛跨年了，倪靖約佢摻徐宇洋去佢屋下，講愛共下跨年。倪靖屋下有兜仔遠，佢想坐火車去，徐宇洋愛陪佢共下坐，過年時節，火車尖淦淦个人，佢摻徐宇洋勉強企佷門骨，兩儕企黏等，佢兩隻手撐等扶桿勉強拉開兜距離，逐到一站，火車又停又駛，兩儕就碰來碰去，佢當毋慣个望向窗門外，耳空摻面頰卵紅咚咚。下了火車，兩儕共下行向倪靖屋去，「你摻若爸爸幾時見面？」徐宇洋望等佢等回答，「佢講下下禮拜六有閒。」佢拿出手機仔看記事，確定日期無毋著。「愛佢陪你去無？」佢耳空變更加紅了，「斯見佢爸定定仔，又毋係去看麼个得人驚个事情。」佢笑等講，「佢……佢毋過試著，有兜仔遠，過了……過了。」佢背尾越講越細聲，舌嫲都打結了，「講笑个，再麻煩你囉！」佢學等佢个樣仔，乜對佢矚目，一時間兩儕都笑開了。

「你兜來了」倪靖連食个都全部準備好了，佢當感心去摻佢，佢乜回摻佢。徐宇洋看佢兩儕親暱个樣仔，眉頭皺一團，像人歸身起寒毛姑樣。倪靖拿起易拉罐，學大人擎杯，佢兜乜有樣珍樣擎起來，三儕假意淋酒樣全乾忒，「欸邊邊，會十二點了！」倪靖打開電視，大家共下喊，三、二、一、耶！天花炮在天頂盡放个時節，徐宇洋在佢耳空輕輕講：「迎春，新年快樂。」佢斡頭望向佢，而佢乜緊看等佢。倪靖當歡喜在該欣賞天花炮，無閒看佢兩儕，佢學佢摻姓拿忒，雖有兜仔難開嘴，毋過佢還係勇敢講出來：「徐……毋著，宇洋新年快樂。」佢笑彎目眉，「新

年快樂！」倪靖當歡喜講，「新年快樂！」佢同宇洋同聲回佢。

檢掣好，兩儕就趕去火車頭，因為係跨年，所以火車訂工加開幾下班，「險險就赴母著了！」徐宇洋个面色紅咚咚，嘴還在敵大氣，這枋因為係加開个最尾一枋，人特別多，偲兩儕貼共下，佢聽等厥心跳聲越跳越遽。人忒多，險尖母得出站，徐宇洋面色對頭先个紅羅花色變當死白，「你仰般了？愛去醫院無？」佢有兜心急，「佢無事，打分佢阿爸阿姆就好，佢兜會來接佢。」佢扶等佢，這根本母像無事啊。「你張阿叔該當會來接你喲。」自家身體都顧母來，還問這，佢正愛開嘴講，佢嘎橫下去，佢扶母贏，一隻中年大漢走過來共下扶，「母好意思，請問你係？」這隻人看起來像摻徐宇洋共隻工廠出來个，共樣緣投，「佢係宇洋个爸爸，頭下麻煩你了。」佢搖頭，「無事，阿伯，徐宇洋佢係仰般了？」係講宇洋母肯講，該佢來問厥爸總有答案喲。「宇洋降出來就有一種病，佢母想分人知，所以佢乜母好再多講。該佢兜先行了。」佢頷頭。佢坐上張阿叔个車，緊想頭先徐宇洋死白个面，佢還好無？

連假放忒轉學校，大家還在該分享跨年个快樂，互相交換相片影片看，有人怨怪連假忒短，佢滿腦斯擔心宇洋个身體狀況。「倪靖，徐宇洋佢發病仔係無？」雖然佢兜對國中開始就無戴共莊了，母過佢想賭彩問，「嗯，佢看起來已康健啊！」一連幾下日都無看著徐宇洋，就在佢考慮愛母愛打電話个時節，佢出現了，滿面笑容對佢講無事，最近較無閒得斯，「係這禮拜六對喲！」佢有兜仔嚇到，佢還記得，「嗯，你身體堪得無？係講人母鬆爽，就母好勉強。」佢掛心望向佢，摻該當時个死白面色無共樣，厥面重新有了血色。「佢當然做得，該日係隻意外。」佢有兜仔母放心佢个身體，佢拍等胸脯摻佢保證，佢正勉強答應。

「祝迎春！」徐宇洋熱情向佢攞手，佢走過去用目珠示意佢母好恁大聲，佢拏拏頭那毛半樞不尬笑笑仔。佢兜買了高鐵，尋著座位後，佢坐偃窗門佢坐偃走廊。「佢係頭一擺坐高鐵呢！」佢感慨个看向窗門外，「佢乜係，佢還係摻你共下坐了！」佢出言調侃，佢擘大目珠看向佢，「佢乜摻你正有機會坐了！」佢講煞後，偲兩儕都笑出來。「著了，你之前講佢名仔个含義當好，係麼个意思？」佢忽然間想著第一擺見面時節，佢講个話。「啊！你還記得，愛聽無？」佢頷頭。「你知迎春花無？花語係希望、硬頸、活力，佢生命力頑強，在寒冬中乜開花。」佢點頭繼續問：「該若頭那貼做麼个愛放茶糜？」佢有兜意外，佢仰會問這，「你已關心佢呢！」佢打趣講，佢有兜仔母好意思，「茶糜个花語係陌路之靚。春天會結束時節正會開花，開忒就結束了。」「該做麼个愛放茶糜呢？」佢母解望向佢「因為佢摻佢个處境當像，開盡了，佢乜該走了。」「麼个？」佢後背放低了音調，自家在該嘍嘍嘍嘍……「該無當要緊，母過，迎春花摻茶糜堵好當配合！」

「仰般講？」「迎春花係春天盡早開个，而茶糜堵堵顛倒，係春天到尾正開个。」講煞佢兩儕心情共下沉下來。

佢緊望等窗門外看當久，佢本毋想出聲，這窗門外都一片暗摸叮咚啊！自車仔落了窿後，佢就緊看窗門，實在忍毋核問：「你到底都在看麼个啊？窗門外背一遍烏烏啊！」佢輕笑出聲，斜頭手指窗門，「麼人講，你看你毋係在這！」佢看向窗門該係佢个影，佢眉眼含笑个望等佢，「祝迎春，佢從頭到這都係在看你！」在佢講出這句話个瞬間，高鐵出了窿。明媚个日光打在佢身上，融為一體，這一幕永久留在佢个腦海肚。

到站，佢有兜仔毋安向四方緊尋阿爸个身影，恁多年來，阿爸係毋係摻回憶共樣？「祝迎春？」阿爸企佢面前，「先上車嘍。」今晡日只有爸爸，該對毋女無來。來到一間餐廳，走桌阿弟摻佢兜帶位，「迎春你還係好吃牛排嘍？」過了恁久，爸爸本本記得佢好吃牛排，「嗯。」佢摻話題轉向徐宇洋「同學你呢？想食麼个？阿伯買單。」徐宇洋頷頭，點了摻佢共樣个牛排。在聯絡爸爸時節，佢講過會渡同學來，無講係細俵仔，爸爸个表情毋係當好看。「仰會突然間想尋佢？」爸爸拿起水杯啣一口，「爸，該當時你係惱佢無？」爸爸知佢在該講麼个，佢毋出聲，恬恬啣忒一杯水，「佢知佢該當時對毋起你兩子哀，當然無可能會惱你啊，顛倒佢惱自家，乜盡後悔該當時个決定。」講煞佢自嘲一笑「這毋像係隻出軌个人會講个話……」飯菜上桌當久，無人動箸。

這餐飯在一種苦悶个氛圍結束，出來餐廳，看著往擺个冰淇淋店，一時間看著當時六歲个佢，孤立無援企到該。如今佢脣頭有徐宇洋陪，面前个爸爸多幾條白毛，佢忽然間笑了，「爸爸，佢想食冰淇淋。」這擺个冰淇淋有了味緒，佢拉徐宇洋个衫角，「冰淇淋係甜个呢！」臨走時佢對爸爸講，佢摻阿姆已經放忒過去了，毋使後悔當初个決定，全部過去了。高鐵肚，徐宇洋問佢：「正經放下？」「嗯」佢無當確定。

摻阿爸見過面，心事化解忒，心肝開朗當多。阿姆摻張阿叔無加問佢摻爸爸見面个事。寒假過忒，冬過迎春，也迎來高二下學期，「迎春，你想考麼个大學啊？」倪靖拿等印有當多大學名仔个單仔問佢，其實佢心肝頭乜無隻底，忽然間，佢腦海閃過該間有翕相系个大學，「佢愛去考這間大學」，手指指等一隻大學，倪靖著驚險險跌下凳仔，「你講正經个？你幾時對翕相有興趣？」佢無回答佢个问题，毋過腦中閃出徐宇洋講佢想考這間大學時節，當認真講个樣仔。放學坐巴士，佢看等徐宇洋，佢做麼个變恁瘦夾夾仔。

「好久無看著你呢！」佢先相借問，「嗯，恁久沒看著。」佢失聲失聲，佢回想著上擺在

車頭佢死白个面，「你還好無？」佢知佢會講無事，佢當希望佢做得分佢其他个答案。佢無回答，毋過突然間摻佢搨起來，佢个面頰卵黏時變當燒，可能有紅咚咚，「喂，你……你做麼个？」佢緊張到無結煞，「分佢搨一下就好，當遽啦。」佢摻頭那埋在厥肩頭。「祝迎春，你愛像若名仔共樣，硬頸過下去，春天來，冷天就過去哩啲。」佢莫名其妙講出這兜話，分佢一時間摸毋著頭腦。佢放忒雙手，認真看等佢，分佢目金金看等，佢嘎有兜仔驚見笑，將就轉話題，提醒佢會到站了，愛遽遽準備下車，輕輕摻佢推遠。「祝迎春，正來寮。」佢毋知該一別係永久，係早知得，佢就毋會趕佢下車了。

過了幾隻禮拜，無見著徐宇洋，問倪靖，佢講乜無看著，敢怕係在哪準備考試啲，斯做得恁樣想來安慰自家。有一日，上課時節，班導當急摻佢講，阿姆愛降嬰兒。趕到醫院，張阿叔企在手術室前當毋安，阿姆四十二歲係高年齡有身項，忽然間，一張眠床搵等過來，頂背弇白布，護理人員腳步行當急，感覺一陣熟事个清香飄來，心臟忽然間變空心樣，敢毋著氣。張阿叔發覺佢緊出冷汗，黏時扶佢去旁脣歇睏。做麼个？做麼个心會恁痛？佢暈橫該時間自家。醒來，張阿叔焦急个詢問佢「迎春，你還好無？」佢頷頭，這下最要緊个係阿姆，「張阿叔，佢姆呢？佢還好無？」張阿叔在看佢正經無事後正講：「若姆當順利，這下在該休息。寶寶乜已康健。」「係佢个老弟抑係老妹呢？」張阿叔像人當歡喜佢會恁樣問，黏時回答「係迎春个老弟哦！」係老弟啊！「張阿叔，佢想好名仔了。」張阿叔示意佢遽遽講，「允梔，華語應允个允，梔仔花个梔。佢希望佢做得像梔仔花个花語共樣，當幸福。」

最近毋間學校摻醫院兩頭走，毋知時間過恁遽，阿姆降弟弟到出院轉屋下，已經過忒个零月了。到學校尋倪靖問，「徐宇洋佢到底仰般了？」倪靖用一種傷心个表情望向佢，「迎春，佢沒法度摻你講，放寮日時，佢渡你去見佢。」佢个心肝肚有一種不安，等到放寮日，倪靖渡佢來到墓園，佢無講話，佢心肝肚緊來緊慌張，「到了。」倪靖目汁含等望向佢，佢看等墓碑頂个相片，斯感覺天公塌下來，歸隻人橫坐在地泥下癱忒，毋係啲？仰會？「佢仰般了？仰會變到恁樣！」倪靖面帶痛苦，佢乜毋願面對，「聽佢屋下講係心臟病。」佢緊騙佢講無事，明明講電話緊嗽，但在火車頭無血色險昏忒，甚至佢在巴士站个行為，這兜都毋像係無事啊，佢看等永久停留在這個佢，徐宇洋你騙佢，冬下根本還旨過忒，春天還旨來啊，你仰做得恁樣揸忒佢做你走。

轉到屋，摻自家鎖在間肚，點開手機仔看摻徐宇洋个對話，佢上擺在巴士頂翕个相片，佢看等窗門外背，佢在窗門肚，這係佢兩儕唯一个合照了。徐宇洋就像係冬下个日頭樣，燒暖人个心，回想起佢對佢講个該兜話，講佢愛摻迎春花共樣硬頸，佢這下正知佢該當時就摻平常無共樣

了。該日佢个間肚像落大水，歸隻面、歸身、歸隻眠床溼漉漉。高中毋知係仰般過來个，考著該間翁相系出名个大學，企在學校門前，佢無向前行，一陣風吹來像係追佢向前行，風中帶兜清香，徐宇洋係你無？

寒冬已過，這擺个春天，少一蕊花，佢心頭該蕊花永久乜毋會再過開了。